

六家文選

六家文選卷第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文館書局影印

物志

風賦

宋玉

卷第十二

六家文選卷第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物色

善曰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善曰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滴易曰風行水上曰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

善曰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向曰史記云宋玉郢人也為楚大夫時襄王驕奢故宋玉作此賦以諷之善曰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之王逸楚詞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翰曰蘭臺臺名善曰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



楚有謂項襄王曰王請繳蘭臺徐廣曰綺縈也七見切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

至者善本無者字翰曰宋玉景差皆楚大夫侍者侍於王也颯然風聲也至於王之宮也善曰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

所與庶人共者邪銑曰披衣當風快風之涼因言此風我與眾人共有之邪宋玉對

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

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

焉濟曰溥徧暢通也言風乃天地普暢之氣徧通而至貴賤皆及也以宋玉獨為王風故以此言而折之善曰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曰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戚怒美惡今子獨以

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

只句鈎來巢空穴來風翰曰枳木多口句謂多句曲空穴謂門戶之穴言口木之句曲者其多巢

鳥明戶之穴風多從也善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以橋屈曲也考工記曰橋踰淮為也莊子曰騰猿得枳棘

枳句之間振動悼慄又曰空闕來風桐乳致果此以其能苦其性枳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以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篋鳥

喜巢其中也其所託者因也善本無然則氣與風善本作殊

焉向曰雖同託戶穴其於清濁亦殊矣善曰者下或有因字非也王曰夫風始安生哉

銑曰問風之所由生也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良曰蘋水草也善曰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侵淫谿谷盛怒

於土囊之口良曰侵淫風流散自土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蘋末流衍谿壑盛於谷之口也善曰春秋元

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荊州記緣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

於善本無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音戶善曰阿曲也飄忽

溯普滂普激颺標怒銑曰言於山水之間激物為聲

聲說文曰熛火飛也俾亮切眩眩呼雷聲迴穴錯迭濟曰眩眩聲也迴穴猶急也錯迭交

錯也善曰眩侯萌切埤蒼曰眩眩風聲廣雅曰眩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不能定者

於善本無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音戶善曰阿曲也飄忽

於善本無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音戶善曰阿曲也飄忽

於善本無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音戶善曰阿曲也飄忽

迴穴此即風不定貌 **麗石伐木梢殺林莽** 濟曰麗頓梢擊也言風聲如雷

錯迂雜錯交迂也 **至其將衰也** 急而交錯頓擊木石林莽善曰激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麗劬曰麗頓也韋昭曰梢擊也

善本無至 **被麗披離衝孔動捷** 音件翰曰衰微也被麗披其將衰也

將微輕舉衝穴動門而已 善曰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捷拒門也 **洵** 洵洵 **渙粲爛離散轉**

移 翰曰洵渙粲爛鮮明白謂無塵昏四散轉微也移猶微也善曰洵渙粲爛鮮明白 **故其清凉雄**

風則飄忽 善本作 **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萼**

善本一作華 **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

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

穉 徒奚切善 **楊** 向曰桂椒新夷穉楊皆木名蕙草芙蓉秦蘅皆

本名邱觸激急也離獵槩皆經歷也言雄風之起凌越翱翔於城水之上而邱觸香木芳草也善曰說文曰邱觸也邱與抵古字通廣雅曰菁華也精與菁古字通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楚詞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

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莫同 **迴穴衡陵蕭條眾芳然後倘**

常佯 羊 **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乃**

得為大王之風 善本有也字良曰歷諸芳草忽上衝衡

猶徘徊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 **故其風中人狀直慴**

慴 善本 **漂** 音栗善 **清凉曾** 善本 **欬** 依既切銑曰慴慴

吹人涼甚有以至於欬欬善曰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慴慴增欬鄭玄曰慴憂也說文曰慴痛也林寒負毛萇詩傳曰慴列 **清清冷冷愈病析** 先醒 濟曰愈差也析解也言風寒氣也

醒 善曰清清冷冷清涼之貌也愈猶差也漢書曰秦草柘漿析朝醒應劭曰醒酒病析解也 **發明耳目寧**

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 善本有也字濟曰發安寧

明安利人之身體者乃大王之雄風謂雄駿之風也 **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

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塢 孔 **然起於**

窮巷之間堀堞窟堞擗擗揚塵銑曰塢忽起兒堀堞昏闇見言庶人之風忽然於窮巷昏

聞而揚塵也善曰崩風起之貌也堀堞風動塵也廣雅曰擗突也淮南子曰揚擗而拜塵許慎曰擗塵也擗莫迴切勃鬱

煩冤衝孔龍門良曰龍入也言亂起衝孔入門善曰勃鬱煩冤風迴旋之兒司馬彪莊子注曰龍入也

動沙塢音譚善本吹死灰駭溷困胡濁揚腐扶餘翰

塢沙堆也言震動沙堆吹其死灰驚亂濁溷之氣揚腐臭也善曰擗烏卧切廣雅曰駭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處又擗揚腐臭之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

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向曰言所

室廬而已善曰禮記故其風中人狀直慄徒溷困鬱

邑毆驅温致濕良曰慄溷惡亂也鬱邑憂也言惡風吹人令

慄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惡也言此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慄溷煩濁之貌字林曰溷亂也王逸楚詞對曰鬱邑而憂也素問曰冬

傷於寒春必病温又曰中央生濕濕生心中善本作慘錯怛錯

丁逢生病造熱濟曰令人悲慘而生熱病善曰慘怛憂勞也方

為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中脣為眦音軫善得目為瞶音蔑銑曰

目疾也言能為溷目之疾善曰說文曰眦脣瘍也呂氏春秋曰

氣鬱處目則為眦為首高誘曰蔑眦也蔑與眦古字通眦充支切

敢齒嗽角獲死生不卒七忽切濟曰哈齒獲中風人

致也善曰啞齒嗽獲中風口動之貌風疾既甚言死而未即死言

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啞食也齧齧也嗽吮也聲類曰

大喚也宏麥切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良曰雌風

秋興賦并序

潘安仁善曰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與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一毛翰曰二

始有二白毛善曰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以太尉

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向曰寓寄也時

將省官故云寄直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

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

也世說曰栢玄既篡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
有人答云無省當時殊迂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云兼
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
虎賁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
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言之是也玄從之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

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處遊
銑曰閣高故稱連雲深故曰罕曜珥插也蟬以金為

之象蟬也皆侍中散騎之冠冕也綺紈貴戚子弟之服也言此並貴人之遊處也善曰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珥猶插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

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善曰禮記曰唯鄉食野

人皆酒呂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談話**

胡**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
翰

攝官謂承其闕乏也猥曲也廁次也言承乏闕得由次朝士之列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篇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

夙興晏寢匪遑底寧
翰曰夙早興起晏晚寢卧匪非是暇底致寧安善曰毛詩曰夙興夜寐

又曰不**譬猶池魚籠鳥而無而有江湖山藪之思**
善本一

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

興命管
翰曰翰筆操執也慨然不得志貞命名也善曰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鄭玄

周禮注曰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
音博向曰薄迫也言四時代為節序

萬物遞相遷迫也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鵬鳥賦曰萬物迴薄**覽**

花時
吏**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
濟曰觀花時可明盛衰之理也善

曰字林曰時更別種周易曰時育萬物**感冬索而春敷**
善本有

兮字**嗟夏茂**

而秋落雖末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濟曰草木榮悴

誠為末事且猶有感況惟人情善惡乎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

又

五

五

五

五

善乎宋生之言

曰悲哉秋之為氣善本有也字蕭瑟秋聲善曰陰草木搖落善曰花葉墮而變衰濟

傷慘善曰形體易色枝枯稿也若在遠行善曰遠出登山臨水善曰升高遠送將

歸善曰族親別還故鄉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

行有羈旅之憤銑曰慕徒侶也憤怨悼傷也善曰言懷思

預曰羈寄旅客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善本悼

近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

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

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

有常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無無死之善本彼四感之疾善本心

兮遭一塗其善本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良善本

諒無愁而不盡翰曰四感謂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感憂疾

也言秋時既衰故云無愁不盡善曰毛野有歸鷺善本隰

有翔隼游氛朝興稿葉夕殞良曰隼鷹也秋則搏擊氣

曰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擊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鷗春化為布穀

箋曰木葉稿文子曰鷹隼末擊維網不得張杜預左氏傳注曰氣氣也鄭玄毛詩

得風乃落善本於時善本乃屏輕箑甲釋織絺藉莞桓

蕝若御袷衣向曰箑扇也絺葛也秋氣既寒弃而不用藉鋪也

氏春秋曰冬不用箑非愛箑也清有餘也高誘曰蕝扇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纖細也絺細葛也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說文曰蕝蒲

子以為華蓆也又庭樹撼善本有勁風戾而

吹帷濟曰撼葉落自戾至也葉以灑落勁疾自風至善曰毛詩

呼以寒吟善本有鴈飄飄而南飛濟曰嗥嗥蟬聲也飄

曰死彼仰斯鳴蜩螗蜩螗毛萇詩曰蜩螗小天晃朗以彌高善本

有兮善本日悠陽而浸微善本日晃朗天高貌悠陽謂日寒而微也

入貌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

方永銑曰短晷謂日景已短覺其夜長善本尚書曰日短月

腫徒朧東力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良曰腫朧月初

曰腫朧欲明也善本熠燿燿於階闈兮蟋蟀鳴乎軒屏良

熠燿燿也燿明也蟋蟀秋蟲至秋寒故就軒屏言鳴軒階壁也

毛萇曰蟋蟀蓋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燿也一曰燿夜腐草為聽

離鴻之晨吟善本望流火之餘景翰曰流火心星也

於華省翰曰宵夜也耿介執節守度也展轉反側也善曰王

故有餘景也善本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大火也流下也

又曰悠哉悠哉善本悟時歲之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齊曰

也善本楚辭曰歲忽忽而適盡毛萇詩傳曰適終也廣雅曰適

贖彪善本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濟曰斑謂

悟歲之終慨然自省免斑白之髮或承冕或垂領也彪髮下垂良

亦同周禮曰士弁服善本仰羣雉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

騁登春臺之熙熙善本珥金貂之頽頽古鼎切善

翰曰羣雉謂羣鳥統之人也仰其逸迹自謂攀於雲漢也老子曰

善曰高閣連雲外之以攀雲漢也言羣雉自致高遠老子曰眾人熙

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

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金璫附蟬善本苟趣捨善本之殊途

兮庸詎識其躁靜銑曰苟且也趣謂求榮利之人也捨謂不

其動靜哉善本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

猶何用也老子曰動
為輕根靜為躁君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

銳曰至人謂至德之人常有休美之風齊猶等也一指謂以我指喻
彼人指以彼人指喻我指其理固齊矣以天喻地其理亦同故云一

指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

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
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

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
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

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非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
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

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
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

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
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彼知安而忘危兮固

出生而入死
良曰彼謂榮利人也言以榮利為安而忘危也生
謂精氣也言貪欲出精氣是入死也貪欲之人固

執而入死也善曰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
韓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

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
側足以

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
齊曰富貴之人如投足於一跡之
地為危殆也且不踐其位是得安

全之致也言留則足之地掘而及泉雖猴猿之捷豈能履哉言其危
也善曰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

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猿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
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
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底止也龜

祀骨於宗桃兮思反身於綠水
向曰神龜見殺致骨宗
廟而祀之貴則貴矣思

反綠水不可得也喻貴者遇患思反於貧賤亦難矣善曰莊子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
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

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且斂衽
甚以歸來兮忽投紘

以高厲
向曰衽衣襟也紘緩也言斂衣緩弁榮利以自激厲也
善曰衽襟也字林曰緩緩也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

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向曰臯澤也言耕
於沃壤之地得輸

稅餘自供也善曰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
陵之臯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臯澤之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

稅餘自供也善曰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
陵之臯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臯澤之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

之陽輸黍稷之稅
說文曰稅租也
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澁

翰曰端流菊草也揚芳謂揚香氣也澁亦水崖也善曰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
澡秋水之涓涓兮

玩游儵長流切善本作儵字之漱漱匹裔切良曰澡浴也涓涓水流兒善曰

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

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漱漱遊貌也

逍遙乎山川之阿放

曠乎人間之世濟曰逍遙散逸自阿山曲也放曠謂無拘束善曰莊子

有逍遙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為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

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

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其累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銑曰優可以終其天年而已善曰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雪賦善曰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皃也水下遇寒而凝媛媛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疑為雪

謝惠連銑曰沈約宋書云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

之為司徒彭城王法曹作此賦以高麗見奇之善曰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人也幼而聰敏年

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向曰暮盡昏冥積厚也愁雲陰雲也善

曰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曰時將昏暮曰日昏冥也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照力傳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嘆

班婕妤好擣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好之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

梁王不悅遊於兔園向曰假設主客以為辭免園則梁孝王苑名善曰此假主

好宮室苑園之樂築兔園也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翰

言置酒命賓朋也鄒鄒陽枚叟召延皆招屈之稱善曰漢書相

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為引農都尉去官游梁如未至居客之右良曰司馬相如也未至謂後至也言文章之高故居質客之右善曰漢書曰相如

客游梁又曰田叔等十人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良曰俄而猶少間也

霰微雪也 善曰莊子曰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 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

山於周雅 銑曰北風衛詩皆歌雨雪也王乃感事以歌也善曰上天同雲 授簡於司馬大夫 銑曰簡牘也所以書之者授謂

雨雪零露 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曰抽子秘思騁

子妍辭侔 莫侯色揣初稱為寡人賦之 銑曰梁王語辭也言抽子深秘

之思妍美之辭齊其容色量其所稱為寡人賦之作齊揣量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說文曰揣量也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不穀 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翰曰逡巡而揖敬王

命也 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逡巡却退也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

國雪山峙於西域 濟曰雪宮在齊故云建東國雪山在西域冬夏有雪峙峻也善曰孟子曰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岐昌發詠於來思姬

良曰岐周所居也文王名昌發詠謂詩云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滿穆王名時國中

滿申歌於黃竹

大雪人凍作黃竹歌三章以哀之 善曰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立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負閼寒乃宿於黃竹

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

銑曰詩曹風云麻衣

如雪儷偶也郢人能歌白雪之曲郢楚邑名 善曰毛詩曹風曰蜚游搖闕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巨蘭房之中臣授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也 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

則表沴

麗 於陰德 向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也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

傷陰盛之徵沴不和之氣 善曰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毛萇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菑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日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為陰巨道也

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

外 濟曰美雪之德請言其初也玄律窮十二月也嚴氣寒氣也外上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于紀又曰孟冬

之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侯孝若寒雲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護

賜善本作湯谷**谷疑**鏡曰焦溪溪名賜谷日所出也澗凝冰皆水凍

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火井滅溫泉冰**

鏡曰蜀郡有火井中常自出火溫泉溫湯也滅謂寒而火滅也善

曰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煮之得鹽

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燃又曰西河郡鴻門縣示**沸潭無**

涌炎風不興翰曰季子廟前有沸潭善曰鄴元水經注曰以

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則蒸

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飄風

北戶墜觀**扉裸**卦**壤垂繒**翰曰北戶向北之戶也墜泥

沸潭不能為涌北戶加泥以避寒不衣之俗亦垂繒帛也善曰毛

詩曰穹室熏鼠塞向墜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東夷傳曰倭國東四

千餘里裸人國也字**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

林曰繒帛摠名也

繁靄善本**掩目韜**霞**霞**向曰朔漠北方流沙也言風起飛

沙運積氛靄始掩霞日也善曰

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八澤之雲以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瀾

千里何休曰河海與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漠范曄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既定揚泉物理論

曰風怒則飛沙揚礫文字集略曰靄雲狀又曰靄亦靄也毛萇詩傳

曰掩覆也於儼切杜**靄**蘇**浙**先**瀝**而先集雪紛糅

頽左氏傳韜藏也

而遂多良曰靄微雪也浙瀝細下兒糅雜也細者先下後遂紛

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靄之浙瀝煥摧磊以糅其為狀也散

索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

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濼濼

筆**奕奕**濟曰皆

來繁密之兒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氛氳盛貌毛詩

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濼濼廣雅曰藹藹奕奕盛貌

聯翩飛灑

隙壁穴也言雪之飛散委積於堯棟而經過於壁穴善曰杜預曰

堯屋棟也毛詩曰下士是冒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際孔從阜旁

示夾**初便娟於墀**庶末縈盈於帷席

輕迴之兒庶屋帷

慢也善曰便娟縈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便娟脩竹王

逸曰便娟好貌說文曰庶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庶既因方

二

又

是

三

卷

之

三

卷

之

三

卷

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鏡曰珪方玉璧圓玉巧隰則萬頃同

縞果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遠似連

璐音路向曰縞白也璐美玉也遠道也言雪冒臺道如累壁連玉善曰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盛姬築臺是曰重壁之臺

庭列瑤階林挺瓊樹劉公幹清虛賦曰瑤琳珉之塗然即達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

皓鶴奪良曰階樹盡如瓊瑤矣瓊瑤玉名善曰瑤階玉階也瓊亦玉也瓊樹恐悞也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鮮白鷗失素紈袖慙冶玉顏掩嫫戶故切濟曰白鷗鳥名紈素練也玉顏謂美人顏如玉也嫫美也言此等雖白對雪故皆慙失其鮮美也善曰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白鷗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鷗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嫫與嫫同媯好兒

若乃積雪善本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

曜善本照崑山翰曰崑山玉也燭龍崑山神也常銜燭以耀崑山之玉也善曰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飛燭龍

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

爾其流滴垂冰緣霄承隅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崑山已見上文

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向曰馮夷河伯也蚌水蟲也內含明珠河伯剖而列之光明粲然流滴垂冰有如此矣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庚

至夫繽紛以為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

繁霧之貌皓汗皎善本作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

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羌難得而備知銑曰勢狀既多歎其不能具述

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

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良曰觸擊楹柱也幌窻簾也善曰包氏論語

酌湘吳之醇酎御狐

貉之兼衣濟曰湘吳出酎酒也御著也狐貉皮裘也謂兼衣著之耐三釀酒也善曰吳錄曰湘川酃陵縣水以作

注曰枕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窓也

良曰觸擊楹柱也幌窻

善曰包氏論語

善曰吳錄曰湘川酃陵縣水以作

善曰吳錄曰湘川酃陵縣水以作

善曰吳錄曰湘川酃陵縣水以作

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温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鎮又加裘而兼衣對庭鷓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翰曰鷓鷯也雙舞謂時屬見也雲鴈孤飛謂惠連仕彭城王離其家喻以親也善曰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鷓鷯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拚園中

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善本無二句踐霜雪之交積憐

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向曰枝葉喻兄弟也惠連累踐霜雪與兄弟相違馳念千里願與之同歸善曰杜篤衆瑞頌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鄒

陽聞之懣莫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銑曰懣悶也鄒陽聞其辭悶然心服之思其妍美以為唱和接賦之末而起歌積雪焉善曰莊子曰子貢懣然懣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懣煩也蒼頡曰悶也歌曰攜佳人

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罍燎薰鑪兮炳明燭

酌桂酒兮揚清曲翰曰披開幄帳援引燎燒薰香也桂酒以桂投酒中取香也清曲妙音也善曰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薰火煙上出也字從黑又續而為白

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醜兮思自親濟曰醜著也謂佳人醉而著赤色也善曰楚辭曰願低帷美人既醉朱顏醜王逸曰醜著也面著赤色徒河切願低帷

以睨枕念褫直紙切善珮而解善本作紳善曰睨近也褫奪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

階上之白雪豈鮮輝善本於陽春銑曰鮮寡也言寡之尤輝豈寡於陽春善曰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

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銑曰繹理扼把也言王尋繹吟翫把腕以美其詞使枚叔為亂以繼之善曰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亂者理也惣理一賦之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

賦之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

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向曰羽玉雖白或輕或貞不如此

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曰

孟子以為白羽之白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

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玄陰凝不昧其絜絜太陽耀善

字不固其節翰曰不隨玄陰而昧者質正也日既耀不守節

作曜節豈我名絜豈我貞憑雲外降從

風飄零良曰此言貞節之道亦因時行息也憑值物賦像

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汗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

何營統曰任物像形因事成立皓然與天地合德何思慮營為之

有焉善曰任猶因也汚猶相染汚也歸田賦曰苟縱心於

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

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立嚴平頌

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月賦善曰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

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日月者太陰

之精釋名曰月闕也

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向曰沈約宋書云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

人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所著文

章四百餘首行於代也善曰沈約宋書曰謝莊

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

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二十

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之精釋名曰月闕也

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向曰沈約宋書云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

人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所著文

章四百餘首行於代也善曰沈約宋書曰謝莊

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

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二十

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才端然憂愁以多閑暇此皆假設以為辭善曰假設陳王應劉以

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

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綠苔生閣芳塵凝榭良曰不遊

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於閨塵凝於榭善曰言無復娛游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

淮南子曰蒼苔水衣更闌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陳郭璞爾雅注曰

榭臺上

起屋也

悄小焉疾懷弗善本作怡中夜銑曰悄憂也言心

於半夜善曰毛詩曰憂心悄悄悄悄憂貌爾雅曰

疾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

乃清蘭路

蕭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向曰路有蘭苑有桂者也

清蕭皆靜也寒山秋坂並

又段三卷

苑中山坂也謂車騰風吹弭蓋而上也善曰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逕王逸曰徑路也劉涓子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臨濬壑而怨遙登

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翰曰濬深崇高也秋

時天漢西南斜遠於左界陸道也謂日在北道接虛危之次躔次也善曰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日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水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

行也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良曰

曖猶滿也沈吟殷勤習思之深也齊章陳篇謂將作文章也善曰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楚辭曰意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濟

今又陳風曰月出繳兮使人僚兮善曰此假王仲宣也仲宣跪

毫筆牘書版假言仲宣以序情善曰此假王仲宣也仲宣跪

渠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良曰跪拜鄙邊也自言東邊幽賤孤

介之人長自丘園藩籬之中樊藩也善曰聲類曰跪踞也踞奇几切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推

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味道憎莫學孤奉明恩銑曰味闇也言闇於

王之思善曰說文曰憎目不明也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濟曰沈潛

高明天故稱經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日

以陽德月以陰靈翰曰日月陰陽之精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辯終備曰日之既陽德

消鄭玄曰日既蝕明盡也春擅扶桑善本作於東沼嗣若英

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善曰春秋說題辭曰日之既陽德於西冥翰曰扶桑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月盛於東可代日之明

也冥闇也善曰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

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引玄兔

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翰曰玄兔月中有兔象故以名焉娥羿妻常娥也竊藥奔月因以

為名月色白故云素娥言照耀帝王之臺后妃之庭善曰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

觀也徐幹七喻曰連觀 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

弛清縣 濟曰弛廢也縣軒懸也厭晝日之賞樂其夜宴去妙舞

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良曰去

從羈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朝管之秋引

音容選和 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響選音和也善曰

音容選和 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響選音和也善曰

音容選和 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響選音和也善曰

音容選和 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響選音和也善曰

音容選和 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響選音和也善曰

音容選和 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響選音和也善曰

陽阿 翰曰房露陽阿皆曲名徘徊反側貞惆悵悲哀貞恨此曲不

陽阿 翰曰房露陽阿皆曲名徘徊反側貞惆悵悲哀貞恨此曲不

陽阿 翰曰房露陽阿皆曲名徘徊反側貞惆悵悲哀貞恨此曲不

陽阿 翰曰房露陽阿皆曲名徘徊反側貞惆悵悲哀貞恨此曲不

其何託翹 素皓月而長歌 良曰翹向也言情紆曲軫痛

其何託翹 素皓月而長歌 良曰翹向也言情紆曲軫痛

其何託翹 素皓月而長歌 良曰翹向也言情紆曲軫痛

其何託翹 素皓月而長歌 良曰翹向也言情紆曲軫痛

其何託翹 素皓月而長歌 良曰翹向也言情紆曲軫痛

其何託翹 素皓月而長歌 良曰翹向也言情紆曲軫痛

其何託翹 素皓月而長歌 良曰翹向也言情紆曲軫痛

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善曰說文曰滿

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反歸罔然若有失也又稱歌曰月既沒兮

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露

善本作人衣翰曰晞乾也言明月既沒露澤漸乾歲晚未知所從

露字歸也佳期喻君子微霜喻讒人謂君子可還退不仕

恐讒言將及人也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楚辭曰與佳人

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谿谷多悲風霜露沾

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薦善本璧敬珮玉

音復之無斃濟曰言王善其詞賦故命執事令獻壽進璧於仲

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

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

有周無斃爾雅曰斃獸也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

鵬鳥賦并序

賈誼向曰漢書云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誦詩屬

疎誼為長沙王傅時有鵬鳥入室巢其承塵而鳴

俗云此鳥入人家主人當死作此賦齊死生以自

寬也善曰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

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

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

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傅然賈生英特弱齡秀

發縱橫海之巨鱗矯冲天之逸翰而不參謀棘署

賈道槐庭虛辭誇歎爰傳卑士發憤嗟命不亦宜

乎而班固謂之未為不達斯言過矣

誼為長沙王傅善曰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鵬入誼

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拜為梁王傅

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

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濕

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于

不祥鳥也濟曰祥善也鵬鴉皆不善之鳥晉灼曰巴蜀異物志

遠飛行不出域誼既以謫居長沙善本又有卑濕誼自傷悼

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良曰謫責也天子責之使居長沙卑濕之地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善本有四月孟夏翰曰太歲在卯為單

歲在卯曰單闕徐廣曰善本有庚子日斜善本有鵬集余舍向曰斜

李奇曰日善本有止于坐隅善本有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

私怪其故銑曰隅坐角也貌鵬鳥容貌閑暇不驚也異物則鵬

萃集也發書占之善本有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

將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向曰發徵驗之書言怪異之

文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善本有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

之度兮語余其期濟曰問鵬鳥有吉事當告我有凶事當言

長短之期善本有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

速疾也謂死生之遲速也

言請對以臆良曰以歎息請對以臆中之事曰善本無萬

物變化兮固無休息翰曰言萬物變化遷轉反覆無定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徒固無善本有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音蟪銑曰轉授也言形氣

如蠅蟬之蛻化也或曰蠅相連也勿音勿穆無窮兮胡可勝

言向曰勿穆深微也勝舉也言深微之理不可盡能備舉其言也

窮何可勝言善本有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銑曰倚因也禍因

福亡筆切善本有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福生是禍伏匿於

因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脩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得福而為驕

而禍來也善本有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濟曰有喜聚必有憂憂

故云聚門同域善本有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最亦聚

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古踐霸

世 良曰吳王夫差破越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山吳自謂強盛後卒

為越王句踐敗而滅之以成霸業 善曰鶡冠子曰失反為得

勝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

踐其先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且死

闔閭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且死

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

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未可王曰已吳王聞之悉精兵以

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卑辭厚禮而身以

之事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

敢告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平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

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捷吳王於姑蘇山吳王乃自蔽面

曰吾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處曰庚越滅吳稱霸 **斯**

遊遂成兮卒被五刑 翰曰李斯西遊秦取相位是成功後

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 **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濟

世時為趙高所讒身被五刑 **善曰尚書**

胥靡刑名傳說代人為刑也武丁殷王名求之以為相 **善曰尚書**

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相孔安國曰傳

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 **夫禍之**

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

與福兮何以糾纏 向曰糾纏繩索也兩服相纏言禍福相糾

應劭曰禍福相與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瓚曰 **命不可**

糾絞也纏索也 善曰鶡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纏也 **善曰**

說兮孰知其極 銑曰人之命終則有始誰能知其極 善曰

孰知其極河上公注曰禍福更相生 **水激則悍** 戶但切善

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止也 **分**

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震 善本 **盪相轉** 翰曰水天

閔為通利若觸物激怒勁速更增悍遠言人因禍之激而至於福因

福之激而至於禍回薄震盪相轉無常 善曰言矢飛水流各有常

度為物所激或悍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烏有常則乎鶡冠子曰水激

則悍矢激則遠精神迴薄振蕩相轉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卑悍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 良曰禍福相生如雲起雨降紛錯

為雲天氣下為雨章 **大鈞播物兮塊** 烏 **北** 烏 **無垠** 良

昭國語注曰蒸升也 **北** 烏 **無垠** 良

鈞輪也言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塊北無涯際也如淳曰陶者作器

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塊

北非有 **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 濟曰言天之與道

限齊 **其理深遠不可預**

為思慮謀度也 善曰鴟冠子 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 翰

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 言命有遲速何能知其時哉 善曰鴟冠子 且夫天地為鑪兮

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 善

有兮 安有常則 向曰以鑄冶為喻鑪也工巧人也言以天地造化

字 出消息之理安有常哉 善曰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

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為生

散為死鴟冠子曰同 合消散孰識其時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銑曰變化反

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 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 音團濟曰變化遷轉偶而為人何足引持以自矜惜

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揣

晉灼曰許慎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已之年命長短而惜

之乎按史曰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

量與晉灼說同音初設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

訓搏為量義以未是至於合損全復參差且史記揣作搏字如淳孟

康義為是也又鴟冠子亦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搏者也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良曰言人死化為異物此造化之

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 小智自私

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逢人大觀兮

兮賤彼貴我 良曰小智惠之人自私愛其已賤於萬物獨貴

莊子比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 逢人大觀兮

自貴而相賤鴟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 物無不可 翰曰通達之人以理觀之萬物不殊於已故云物無

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 貪夫徇財 善本有 烈士徇名 向曰

從物曰徇 善曰莊子云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 夸者死

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殉營也攢曰曲身從物曰殉 權兮品庶毋生 銑曰自矜夸其名者死於權利也毋貪也眾

自貴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法曰夸虛 怵 迫之徒兮或趨 大

名也孟康曰毋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 西東 濟曰俗人怵而迫利或趨西東而不自安也又孟

娶 康曰怵為利所誘怵然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 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

良曰言至人不曲私於身意與變化齊同容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之拘束也 善曰文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子曰不肖繫俗窘

囚拘之貌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翰曰至人能遺去物累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

而立於獨也 鵲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衆**

人或或 善本作 今好惡積億 趨利東西有好惡積億言多也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 善曰鵲冠子曰衆人或惑迫於嗜慾 **真人恬漠兮猶**

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 平聲叶韻鏡曰至人其性靜漢

絕去人事與道遊息離智慮遺形體超然如喪忘其形體耳 善曰

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

道德之至也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隳支體黜聰

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曰

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

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良曰寥廓忽荒言空無著也言真

之浮水行止隨流也坻小洲也 善曰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

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鵲冠子曰與道翱翔孟康曰易坎爲險遇險難

而山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爲坎又曰易 **縱驅委命**

明夷則仕險難則隱也又鵲冠子曰乘流以逝 善 **其生**

有兮 **不私與已** 翰曰委身命與萬物同不私愛也 善

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向曰生爲浮寄死乃休息 善 **澹**

乎若深淵 善本作 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 銑曰深淵

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鵲冠子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不

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 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

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 **德人無繫兮知命不憂** 良曰有德

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繫周易

曰樂天知 **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良曰細故小狹之

命故不憂 **細故蒂芥** 介芥兮何足以疑 善曰鵲冠子曰

言小狹之人怵惕於災變何足與言疑滯之事乎 善曰鵲冠子曰

鸚鵡賦

并序 善曰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似小兒舌脚拍前後各兩

禰正平

也 銑曰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曹操欲見之衡初不肯往操忿以才名不忍殺送與劉表後侮慢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尤善之後竟為祖所殺時年二十有六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元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 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大子射

亦

賓客大會獻鸚鵡者舉酒

於衡前曰禰處士

銑曰舉酒勸酒也處士隱者之稱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今

日無用娛賓

良曰無諸戲弄 以用娛樂賓客

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

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

共榮觀不亦可乎

向曰使四坐之人觀衡之文詞以為榮也 善曰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

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

舍火德之明暉

善本作輝字翰曰鸚鵡出西域黃山也靈異也 特也出自然靈異之姿容西方金也質

寄於西域故云體金精也朱鳥南方火也鳥皆稟之故云舍火德也 善曰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背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初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鸚火之體也性辯惠而能言今才聰明以識機

善曰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王弼周易注曰機者事之微也

故其嬉其遊高峻栖峙

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背綠衣翠衿

采采麗容咬咬交好音

良曰嬉戲時立也紺青色趾足也 綠衣謂毛綠色曾前翠色故云翠

衿交咬鳥聲善曰說文曰嬉樂也時立也又曰紺深青而揚赤也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威貌也韻略曰咬咬鳥鳴也毛詩曰

現耽黃鳥善本雖同族於羽毛故善本殊智而異心配鸞

皇之善本等美焉比翼善本於眾禽於是美芳

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禮詔

伯益於流沙向曰心智異於眾鳥也可以四鸞鳥鳳皇之美

澤之官求之於隴坻流沙之虞人伯益山澤之官隴坻名流沙地名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示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

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

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日之所加翰曰跨度也言

之高以張羅弋也網維雖廣所中者不過網之一目善曰文子曰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以

得鳥也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迫善本之不懼撫

之不蕩能善本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向

曰天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曰鳥也言能守也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馴擾以安處春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

本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銑曰矧况擾柔也况

也自度體陋而又腥臊不堪鼎俎之器應不至被害善曰薛君韓

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楚辭

曰情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延佇毛詩曰予村度之國語曰

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嗟

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戲善本作戲字平聲良曰

何也何期如此遭時險難善曰禮斗威儀曰天其祿命不得極

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燕穢而險巖王逸曰險巖顛危也豈

言語以致危善曰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痛母子之永

隔哀伉儷之生離翰曰伉儷夫婦也善曰左氏傳曰施

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楚匪餘年之足惜慙衆雛之無知

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爾雅曰生獨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摠名曰雛也

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

之無奇向曰名聲名也實所能也恥其才能無異不副聲名善

名者實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

悠思故每言而稱斯銑曰西都西京也今於此愛西京沃

鳥巢南枝言感彼鳥馬之懷代越而鸚鵡思西歸故每言長安樂是

也善曰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斯此也

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若乃少昊司辰

蓐收整轡良曰少昊西方帝也蓐收曲秋之神整轡御秋嚴

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淒

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顛濟曰言秋風動長吟哀鳴思彼羣

翰曰放曰謂得罪見逐遠國者弃妻謂夫放之歎歎悲也 善曰毛詩曰涕既隕之毛萇曰隕墜也放曰弃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辭注曰歎歎感平生之遊處兮若堦 喧 箠 之相須何

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 向曰感平生雖雄遊處如絕各在一方若胡越異域矣堦箠並樂器相和者也胡在北越在南

仲氏吹箠毛萇曰土曰堦竹曰箠淮南子曰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 順籠檻以俯仰

關戶牖以跂 傷 躄 戶牖思其形也跂踟將飛負 善曰說文曰籠房室之跡也楯欄檻也王逸楚辭注曰從曰檻橫曰楯說文曰牖穿壁以為窓也韓詩曰搔首踟躕薛君曰跂踟躕也 想

崑山之高峻 善本作 思鄧林之扶踈 善本作 顧六翻 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 善本

作冤 毒於一隅 翰曰思遊山林顧其羽翼殘毀而所懷不遂徒怨字 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尚本紀

去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疏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鶴一舉千里

所恃者六翮耳毛詩曰豆 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 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 初 良曰且盡心所事豈敢背惠忘其初始也 善曰左

之微命委陋賤之薄驅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 託輕鄙 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良曰託命委

德盡辭效愚恃其盛恩既過庶其遠久而不變也渝變也 善曰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報之德司馬遷言曰効其癡愚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鷦鷯賦 并序 善曰毛詩曰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鷦音焦鷯音遼又方

張茂先 銑曰晉書曰張華字茂先太原范陽人也 雖棲雲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以此鳥小而能安

也後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栖處雲閣慨然有感作

鷦鷯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善本有也字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

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良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繫詞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陽轉易

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

之害濟曰言毛色淺惡形體醜陋既居處卑下故物無繫滋族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

類乘去居匹遊向曰四馬曰乘言族類滋繁故居必乘遊乃匹也善曰列女傳姜后曰唯鳩之鳥猶未

彼鷺鷥就鷺鷥

鴻孔雀翡翠善曰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雛說文曰鷺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鷺鷥也山海經曰

景山多鷺黑多力鷺狀如鶴而文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異物志曰翡翠赤色大於翠顏監曰鳥各別異非雄雌異名也

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

距足以自衛翰曰赤霄至高也絕垠至遠也言大鳥等或生絕遠或能冲天距之利足以自衛護也善曰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躡絕垠于塞門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與飛同字書曰冲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

然皆負矰纓繳矰曰鷺鷥鷺鷥可以矰而鷺鷥可以矰皆以有用於人而負矰纓繳以為鷺鷥無患也善曰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齒革羽毛

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銑曰喻大謂以人可以退身守愚以保其生

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濟曰播布種類也善曰易注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

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翰曰攝養也善曰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育翩翩綠之陋體兮無玄黃以

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育翩翩綠之陋體兮無玄黃以

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自貴良曰育養也翮翮小飛自陋小也言毛羽無玄黃之色可貴善曰字林曰翮疾飛也說文曰翮小飛也

毛弗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鷹鷂鷹鷂然過猶俄翼鷹鷂音尉銑曰俄傾也鷹鷂鷲鷹鷂音尉銑曰俄傾也鷹鷂鷲

兮善本無尚何懼於罍衛尉鳥以其小傾翼而過罍音尉銑曰俄傾也鷹鷂鷲

皆網翰曰翳蒼蒙龍蒿草密自飄颻高飛自翳習急疾自言遊集不過蒿草飛翺不高不疾也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草樹蒙龍翳習

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

過數粒濟曰粒米也言小而易容給也善曰莊子曰鷦鷦栖

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蒞蘭良曰爾雅曰盤樂也

是處可栖故無滯閱是處可榮故無常所不動翼而逸投足

以荆棘惡而陋之不以蘭蒞香而榮之也

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向曰不擇處故易安逸任命順道故不為物患也善曰

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順理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以智

不懷寶以賈古害兮不飾表以招繁向曰懷寶者人必害而取之如

以寶賈人之害也言此鳥不懷寶賈害不以毛彩自飾故不招其繁

也善曰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

避重擊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

獻既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其害社

預曰賈靜守性善本作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

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濟曰言能守性不自矜持動不煩處任自然資用不為人

詐偽所誘善曰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曰汝惟不矜孔安國曰自賢而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

介其觜距鵠鷺逸善本作於雲際良曰鵠鷺二鳥以觜距之大肌肉之

角鬪死乃止出上黨言鷓鴣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

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翰曰孔雀翡翠晨鳧皆鳥名言其藏竄幽

險遠裔之處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嘲曰矯翼鴈翻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

上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

繳終為戮於此世翰曰咸以肌肉羽毛可用無罪為人所斃斃死也鴈自南向北以體死不能高飛常

銜蘆以避繳然終為時人所殺善曰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繳繳抱

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為世大戮蒼鷹鷲而受紕

音薛善本鷲鷲惠而入籠濟曰鷲猛也紕係也善曰李陵作緹字鷲鷲惠而入籠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王

逸楚辭注曰緹繫也鷲鷲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閉以離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對幽

繫於九重濟曰猛志謂鷹性也言屈志從服養也塊獨也言獨幽繫九重謂君門也善曰淮南子曰塊然獨處楚

辭曰君之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為庸戀鍾門方九重

之林野慕隴坻丁之高松向曰鷲鷲變音聲以順人之旨趣摧羽翻以為人用也鍾

岱二山名出鷹隴坻出鷲鷲言戀慕所遊之林松也善曰鍾岱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

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雖蒙幸於今日未

若疇昔之從容善曰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為政海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尚書曰從容以和

鳥鷄素鷄居避風而至翰曰鷄鷄避風於魯門臧文仲祭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條支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

崔踰嶺自致良曰條支國名漢時貢大雀善曰提挈萬里曰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提挈萬里

飄颻逼畏銑曰提挈萬里謂大雀也飄颻逼畏謂鷄鷄夫唯體鷄畏鍾鼓聲也善曰漢書曰左提右挈

大妨物而形瓌足瑋善本有陰陽陶丞萬品一區

濟曰體大鷄鷄也形瓌謂巨雀也善曰巨細舛錯種繁類

殊鷁螟巢於蚊睫接大鵬彌乎天隅向曰舛錯不齊也言大小不齊

文子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蒸氣出貌

種類雖繁其類各殊也鷦螟微蟲也巢於蚊子之睫鵬大鵬其翼滿於天之一隅也善曰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鷦螟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鷦螟莊子曰北海有魚其名曰鰲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將以上方不足而字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其小大之所如也銑曰上方鵬鳥下比鷦螟惡竟不知其所從也善曰莊子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數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六家文選卷第十三

六家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鳥獸下

赭白馬賦并序善曰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駮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向曰沈約宋書云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少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後為秘書監宋文帝為中郎將受武帝赭白馬之錫及文帝受禪其馬乃死帝命羣臣賦之而延之同有此作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抑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卒官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翰曰驥良馬不稱力而稱德馬之大者名之為龍善曰論語曰驥不稱

其力而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 豈不以國上威容軍馱伏趨去

迎而已 濟曰馱馬名趨壯迎疾也言國之所尚威儀容止軍之所

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庚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

風邊河澳朔障裂寒霜冰原嘶代馱以韻言之蓋馬名也顏庚同時

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騶 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

毛萇曰騶壯貌騶與騶同 善曰尚

之符焉 良曰堯時河洛出榮光神馬銜赤文甲圖臨堯祭壇而

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備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

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

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 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 銑曰語

蓋為聖德而生疇昔也 語端也堯有此神馬故人之所 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

語崇美其聖靈代代崇其至德 職四隩入貢 向曰五方中國蠻夷戎狄隩遠也言五方四遠並

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也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

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

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 秘寶盈於王府文駟列乎華

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 廩 翰曰秘寶異寶文駟良馬華駟馬舍 善曰周禮曰王府掌

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

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廐 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 濟曰乘輿天子也逸駟簡當錫賜

善曰潘安仁夏侯湛詩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 服

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阜擡也 御順志馳驟合度 良曰服御乘駕也言乘駕順心志也合度

驟周旋而姿於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龍養兼年恩

隱周渥 銑曰齒歷年也龔受隱私也言年雖衰老而藝能不差忒

齒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賈逵國語注曰龔受也 周書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

歲老氣殫斃于內棧 向曰殫盡斃死也棧以板禦濕而承

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莊子伯樂曰我 少盡其

善治馬編之以阜棧司馬彪曰棧若樛牀施之濕地也 力有惻上仁 翰曰少壯盡力惻怛天子之仁心 善曰韓詩外

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

二 文選古卷

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

詔陪侍奉述中言末臣庸蔽敢同獻賦濟曰命陪也天子之意末臣延之自謙也同獻謂同諸侍臣也善曰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其辭曰

維宋十有四載善本作二盛烈光乎重葉良曰烈業也武帝文

帝相承故曰重葉言盛大之業光明於此善曰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

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銑曰言宋帝武義文

教被於遠方粵於近盡也武事肅然陳列文化盡已優洽善曰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郊尚書曰偃武脩文孔安國注曰脩文教也

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既善本作可字接向曰泰階三台星也上下

皆平謂太平軌迹也言太平可升興國之迹可接訪國美於舊

史考方載於往牒翰曰訪古先帝王為國之美者於書史之

瑞者以比今也方常載則也牒亦書史之流善曰兩都賦序曰國

義曰四方之文書說文禮牒也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良曰黃帝登位有

馬也阜壘也言服養於廢壘之中善曰春秋命曆序曰帝軒受圖

雜授曆尚書曰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高

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后唐曆錄赤文候日濟曰龍馬銜赤

吳以應堯也善曰后唐謂堯也曆錄已見漢道亨而天驥

呈才濟曰亨通也言漢德通遠方天馬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馬主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黑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

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作土

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魏德懋而

澤馬效質銑曰懋盛也魏有澤馬見善曰說文曰懋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曰澤馬于

阜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竝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向曰伊惟也漢並有故言間出以光榮瑞

此皆入於律呂登於郊廟善曰公孫弘贊曰異人間所以崇出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歌之以郊祀合于司律也

衛威神扶護警蹕

翰曰威神謂天子也得神馬可以扶衛天子警蹕也警蹕出入清道也善曰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蹕出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

精曜叶從靈物咸秩

齊曰精曜天駟星也謂星叶從而為神馬靈物謂天馬也言皆有次序善曰協合也論語撰考賦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書曰龜策協從又曰成秩無文秩序也

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

良曰暨至罄盡也九區九州也至明命之初盡九州皆率而順從善曰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駒駮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

肆險以稟朝或踰遠而納賚

銑曰肆奔也言九區之人皆奔險踰遠稟正朔納賚貨也善曰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賚蒼頡篇曰賚財貨也說文曰賚會禮也

聞王會之阜昌知函

夏之充牣音何翰曰王會也阜大昌盛也函夏中夏也言聞王此會大成乃知中夏納萬國之獻充滿於王庭善曰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度曰函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曰充牣喻多也

也

也如淳曰 搃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

向曰六服謂侯甸采男蠻衛也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駿良馬言掩搃諸國而收得之善曰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

蓋乘風之淑類實先

濟曰乘風先景言迅疾也淑美洪大也種類美大而景之洪胤迅疾也善曰崔駰七依口服飛兔之中乘騁華騏之駿輪躡虛騰雲乘風度津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劉劭魏明帝誄曰先皇嘉其誕授洪胤

故能代駿

象輿歷配鈎陳

去聲叶韻良曰象輿象車也鈎陳天子衛也此馬武帝賜文帝故云代駿歷配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在旁曰駿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婉嬋於西清鈎陳

留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

善本此馬帝為蕃王高祖賜之故云留皇情而驟進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錫已見魏都賦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錫已見魏都賦

稍交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翰曰瞳目權頰也蘭筋勁骨毛髮長植也善

曰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梢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而長張敞集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與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磬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璧似月

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騫迅於滅沒濟曰峯生言多異體與他馬不同也

超攄驅騫行走自絕夫塵轍謂塵不及馬輪不振轍滅沒皆言疾也

善曰峯生若山而生峯也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攄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

彈轍目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

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驥騫馳逐騰踊覆踐也

獻狀絳闕曰刷幽燕晝秣荆越良曰偉美也塞門在北出馬處也絳闕天子門

也言簡於塞門獻於絳闕刷刮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南地名朝日未出時書日出後言馬疾也善曰塞紫塞也已見燕城賦有關故曰門塞或為寒非也傳玄北都賦曰巍巍絳闕也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荆越四地名也

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去聲叶韻

此馬敬依不易之法也君之舉動必書以訓人言此恐君遊逸無度故發此端也善曰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文公曰王其監農不易左氏傳曰訓人事君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

惟帝惟祖爰游爰豫翰曰文

皆經乘此馬而猶豫也游豫謂天子巡幸善曰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飛輶軒以戒道環

穀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鑿以節步向

輶軒輕車也鑿鈴也穀騎弓騎也五營天子鹵簿也言戒道清路按部伍則裝八鈴以節行步善曰輶輕也吳都賦曰輶軒蓐擾穀騎

焯煌杜篤迎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光也清路已見射雉賦漢書曰王尋勅諸營皆按部

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尉在前名

具服金組兼飾丹臆

音汗

寶鉸星纏鏤章霞布濟曰言以金組丹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文善曰金組二甲

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臆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臆黠屬倚瓠切鉸裝飾也章采文也素宏耐宴賦曰朱帷赫以霞布

進迫遮列善本作却屬輦輅曰良

書音義晉灼曰列古列字也 欵聳擢以鴻驚馬時渡略而

龍翥 翰曰皆奔驚之兒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欵忽也說文曰

賦曰西漢略綏綦張景陽七 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

待御 銑曰弭雄猛之姿奉引塗路婉順其心待天子之 至于

威 露滋月肅霜辰秋登王于興言闡肆 善本作

稜 濟曰辰至肆縱也言天子候秋時殺氣以縱威稜也 善曰禮

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愴乎鄰國又曰臨廣望坐

百層料 平 武藝品驍 古騰 良曰廣望百層皆臺名料擇

騰之馬也 善曰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市劉梁舉曰鴻

說文曰驍良馬也 流藻周施和鈴重設 向曰藻畫文言周

上 善曰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璩 覲影高鳴將超中折

馳射賦曰藻飾齊鳴和鈴已見上

覲視也馬有視影高鳴者良馬也超走折

住也 善曰相馬經曰馬有影而視者 分馳迴場角壯永

埒 銑曰分走競壯於迴地長埒也角競也 善曰南都賦

越群絢 縣練復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

節 濟曰絢練疾兒兒向絕遠也言越於羣輩疾而迴遠也射必擊

疾貌也復絕迴絕也廣雅曰躡捷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

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璩馳射賦曰旛動

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 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

冰裂 良曰此謂騎射也玄蹄素支皆射帖名經歷着也電散冰裂

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電散素支冰裂也耶 膺門沫赭汗

溝走血 向曰膺門也相馬膺門欲開汗溝欲深赭血皆馬汗也

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濡濡也 踔迹迴唐畜怒未涿

善本作 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 善本作 悅 善本唐

散也踈跡畜怒謂馳驟之勢未散也乾天也言天子微悅都人羣聚而歡也朋猶羣聚也善曰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驛命駕分背迴唐東都主人曰馬踈餘足士怒未洩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也妍變之態既畢

凌遽之氣方厲善本作屬字跼善本作屬字鑣轡之牽掣善本作作制隘

通都之圈求免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朝雲而踈足

銑曰言變態既畢勇急之氣增以連屬而牽掣銜轡嫌國都之隘窄故春望西極朝雲翼申奔逸也凌遽勇自驤舉也西極天馬所出也朝雲朔方雲中二郡也踈足謂疾行也善曰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字林曰踈踈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

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

巢南樹又圍棊賦曰良馬踈足輕車結輪將使紫鷲駢衡

綠虵衛轂纖驪接趾秀驥善本作驥字齊丑錄切

綠地纖驪秀驥皆駿馬名也駢並也衡車衡也于行兒善曰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綠色綠虵也李斯上書曰乘纖驪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驥逢驪毛萇詩傳

曰驥恭文也音其驥京媚切 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濟曰覲見也帝

臺神名宣山名嶽山之通稱言駕此馬經過王母帝臺所居善曰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驢駟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曰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經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神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良曰跨徧也言車轍徧中州盡

人神所行之迹軌躅皆迹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不躅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肆

於人上取悔義方向曰前王太康也盤遊喪國思太康之事道義之方善曰尚書曰文王弗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敢縱也左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天

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覽穆武善本作鑿武穆字憲文

光翰曰輟上也天子止遊迴慮解息徒御裝具以穆王漢武帝為鑒戒文帝光武為憲法也善曰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迴

光鑒戒文帝光武為憲法也善曰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迴

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支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當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

隱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濟曰人濟者發倉粟以濟之國章謂國之禮儀也王子期為趙簡子王御車有不突出溝中馬驚敗駕也後漢朱勃上書云飛鳥時衡而驚馬也時立也衡車輒也言今戒懼比豕突鳥立心驚馬也善曰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隱痛也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翻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蹟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榮陽有鳥鳴輒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輒彎弓射洞胷朕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

故祇慎乎所常勿警善本作備乎所

未防良曰祇敬忽輕也言敬慎常日所輕之事謂省出入也備其所未防所未防以為警戒善曰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終

與有重輪之安馬無泛方駕之

佚音逸幹曰天子車輪取其安也泛覆佚過也善曰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如

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善曰濯龍為殿名奧深委與也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什質善曰魏都賦

天情周皇恩畢善曰魏都賦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良曰言德動天故神馬呈其容儀善曰尚書益贊于禹

於時駟駿充階街善曰說文曰駟壯也言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翰曰馬稟月精及天駟星也

名也

禮記孔子曰弊帷

禮記孔子曰弊帷

禮記孔子曰弊帷

禮記孔子曰弊帷

禮記孔子曰弊帷

禮記孔子曰弊帷

禮記孔子曰弊帷

禮記孔子曰弊帷

禮記孔子曰弊帷

禮記孔子曰弊帷

龍為祖也 善曰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之表像似靈蚪之矩則郭璞游仙詩曰雲螭非我駕雄志倜儻精權奇兮 既剛且淑照機機 羈兮 濟曰剛

也戰羈羈控也言壯而善服於羈控也 善曰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辭曰余雖小子脩姱以鞿羈兮王逸曰羈在口曰 効足中黃殉驅馳兮 良曰中黃中營也

鞿絡在頭曰羈 効天子之營以從驅馳 善曰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駉不常步應良而效足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駟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今日今皇帝換乘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良曰願終惠

覆蔭也 善曰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枝百世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翰曰竟終也言終先朝露而死委弃恩惠離別服御 善曰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

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辭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平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銑曰幽經相鶴經也偉胎產 善曰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

仙於子晉得其文藏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

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日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

而尾翹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行必依洲填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也隆阜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鰓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 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 翰曰鐘

鞞纖趾則能行 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 其輕浮放曠文藻之質清遠之心 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 而揚音 向曰蓬壺崑閬皆山名 善本作 域以迴

鴛窮天步而高尋 良曰曰域天步言至遠也言能窮徧天下而為遊焉 善曰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

崇朝而徧四海者也長揚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

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

凝紫而烟華濟曰神區神明之區域祀年也踐歷既遠年壽又

頓脩趾之洪媵高疏大多媵美也善曰吮已見吳都賦相

鶴經曰高脚踈節則多力王逸楚辭注曰媵好也吮胡浪切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

臨霞翰曰霜毛玉羽言其色白而臨於霞也善曰閔鴻羽扇朝

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向曰鍾山之北有芝田瑤池而鶴

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濟曰厭弃江海遊山澤掩羅羅網

厭江海善曰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獸

去帝鄉而徒之小澤必有矰弋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

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良曰帝鄉天帝之鄉也岑高寂靜

歲崢嶸而催暮心善曰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寂猶高靜也已見魏都賦

惆悵而哀離善本作惆悵字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

風動天銑曰箕星名主風故云箕風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

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翰曰嚴嚴慘列白寒霧

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

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向曰氣昏

臨清善本作風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力清響於丹墀舞飛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力清響於丹墀舞飛

容於金閣

向日蕭條風聲流光謂月光流下也喚鶴鳴也丹墀天子階庭也金閣以金飾閣也善曰博休弄雜詩

日一紀如流光喚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歎曰欲聞華亭鶴喚不可復得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

應節始連軒以鳳踏七良終宛轉而龍躍濟曰鶴舞之良善曰海賦曰翔

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飛尚書曰鳥獸踰踰龍躍已見吳都賦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鷲

身蓬集矯翅雲善本作雪字飛良曰跳躑騰舉如飄蓬飛雲也善曰或飛騰或推仰如蓬之集

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離網別赴合緒相依銑曰舞之行列

網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

顧遷延遲暮翰曰將起復止如去復還颯沓矜顧謂自憐顧逸翮後塵翺翥

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辭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

先路翰曰逸翮之急塵在鶴後翺翥者飛也先路高路也善曰言指會規翔臨岐矩步向曰指會岐矩皆舞之節臨指其節

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楚詞曰吾豈導夫先路

曰二途謂之歧郭璞曰歧道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濟

姿態餘言多也貞之奔機逗徒節角睐力分形良曰機

移轉亦不停其趣向也睽斜視也言奔會正節以眼角斜視各分退一邊也善曰機

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睽視也長

揚緩鴛立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銑曰言長

相並連聲而鳴也眾變繁姿參差洊寂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風

善曰相凌而交橫去雨還不可談悉向曰悉盡也言烟霧相交與鷗同色如不見毛質如風雨之去來非說可盡其美

善曰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

其所之銑曰言觀者竟散而盪迷不知所從忽星離而

雲羅善本作罷字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

惕善本作以鷲思銑曰星離雲羅謂鶴散立自整神容鷲將飛

自天居鶴之舊居崇絕高遠言仰望舊居高

遠惆悵然驚其所思 善曰星離分散也雲罷止也韓子曰雲罷霧
濟而龍與蟻蟻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頽薄怒而自持蔡雍
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 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
天居崇絕高而懸絕

巾拂兩停丸劍雙止

良曰巴童燕姬並善歌舞者沮敗恥
慙也巾拂舞人所執者丸弄鈴者劍

弄刀者言對此鶴舞皆色敗心慙而停止也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
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沈約宋

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中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
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

西京賦曰跳

丸劍之揮霍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 善曰邯鄲

陽阿雅曲對此亦不敢倫擬也 善曰漢書有邯鄲鼓負古樂府曰
黃金為君門白壁為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倡陽阿已見上

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

翰曰衛懿公好鶴鶴
有乘軒者吳王闔閭

女死葬於西昌門積土為墳有雙白鶴舞於吳市乃令萬人隨觀與
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也 善曰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

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夫人女

會食蒸魚王嘗牛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
葬於邦西昌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榭金鼎玉杯銀樽珠孺之寶
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

塞之以 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向曰馴順齡
年也 善曰

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
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翻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

善曰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
賦云覲幽人之騁騁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銑曰是時多用不肖而賢良路塞而固賦
幽通述古者得失神明之理以為精誠信

惠是所
為政也

系高頊之玄胄兮

濟曰系連胄緒也高頊謂帝顓頊高陽氏
班氏顓頊之後故云系也玄北方水色高

陽氏水德故云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陽氏也頊帝顓頊也
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 善曰

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氏中葉之炳靈

良曰班本與
楚同姓至今

尹子文生而弃於雲夢虎乳之楚人以虎班因為氏焉故云中葉炳
靈炳明也靈者謂虎乳也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

靈 善曰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葉於
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

焉毛詩曰善本作風而蟬蛻稅今雄朝野以颺

聲銑曰颺颺也凱風南風也秦末班氏凌遲颺自楚避難於沛地

其設復為雄傑故云朔野颺聲颺振也曹大家曰颺颺也南風曰

颺風朔北方也言已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

桀揚其聲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皇

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也

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翰曰皇漢皇也紀代也

全漢十代始如鴻鳥之進有冠冕羽儀於上京晉灼曰皇漢皇也應

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

師也善曰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父子

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巨滔天而泯夏

兮考遘愆以行謠向曰王莽字巨君為滔天之虐泯滅中夏

歌謠者救亂之志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

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

善曰象恭滔天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濟

行謠言憂思也

貽遺則法也言終保愛我父之所遺法則為我擇仁者之里為廬舍

善曰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已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

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

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

為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逢其必濟音躋叶韻良曰

祖也美我先祖有純淑文德身處窮厄也亦有濟時之志身得榮達

必有經國之義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

逢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善曰孟子曰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

亦樂非窮達異也道

得於此窮達一也

次孤蒙之眇眇兮將圯平絕而

罔階銑曰咨嗟蒙闇眇微圯毀也嗟我闇微將毀絕先人之迹無

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之跡無

階路以自成也善曰圯皮義切

豈余身之足殉兮違

世業之可懷翰曰殉營遺恨也言我身不足營先人之事恨此

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悻悻亦恨也善曰孔

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也

靖潛處以永思

兮經日月而彌遠向曰言安靖潛處長思先人之業欲以

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

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

匪黨人之敢拾業兮庶斯

二

二

言之不玷濟曰黨鄉拾更也言先人教我謙恭之道令我不敢

行不玷先人之道也善曰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魂然

求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寤善本作寐良曰然然孤兒

遊發我精誠於夜夢之中曹大家曰言人夢登山而迴眺兮

覲幽人之騁騁鏡曰眺望覲見也幽人神也言登山遠望見

眷峻谷曰勿墜翰曰葛藟蔓草也言夢臨深峻之谷見神人

持葛來授我善曰曰音越眇眇昕欣寤而仰思兮心

矇矇猶未察向曰助昕初明時也至初明仰思所夢心矇矇然

以臆對濟曰黃神黃帝也作占夢書質猶見也言邈遠無見依

也言黃帝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曾臆為

對也善曰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識謂夢書也曰乘高而選

音逆善本作選字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良曰選遇也言乘高遇神

家曰選遇也言已緣高而遇微道遠通漸不迷惑曹大

以為綏銑曰樛木高木也絲絲葛綠木之兒南風國風之詩綏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安也言詠此所以安於下也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

雅之所祗翰曰惴惴小心兒臨深喻戒懼也二雅大雅小雅皆

惴惴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小雅曰惴既評爾以吉象兮又

申之以炯戒向曰告誡也炯明也謂前曰夢登山為吉象深谷

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盍盍晉以迨徒羣兮辰儵忽其不再

濟曰盍何不也孟勉晉進迨及辰時也何不勉進以及其羣輩所仕

儵忽將過時不再來應劭曰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

徐兮佇盤桓而且俟

良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俟待也言承神靈訓戒故狐疑佇立盤桓且待而不進之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佇立也盤桓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其徐善曰周易曰初九盤相利居貞惟

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

無極也人生之時少無幾何在於代也曹大家曰鮮少也晦無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云機耳善曰莊子曰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云機耳善曰莊

窮人死有時晦紛屯連與蹇連兮何歎多而

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紛屯連與蹇連兮何歎多而

知寡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

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

御觸艱難而後自拔豈羣黎之所

御觸艱難而後自拔豈羣黎之所

而墜予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

濟曰衛成公會盟於楚成公弟衛叔守國有人謂叔於

成公疑之令前驅射而殺之御迎也善曰公羊傳曰叔武讓國秦

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治於曹文公令白王

者反衛侯使還國也韋昭曰御音訝訝迎也管彎弧欲斃

讎兮讎作后而成已後立為君以管仲為相是成已也

善曰讎謂相公也左氏傳曰呂卻將殺晉侯寺人披

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誰能預知終始吉凶也曹大家曰

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雍造怨而先賞兮丁因

善曰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

而被戮侯丁丁公也嘗為項王逐高祖高祖謂曰兩賢豈相

哉公捨之是為惠也天下既定丁公謂之高祖以丁公為不忠遂

斬之善曰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

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

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

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

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謂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為目不忠遂斬之

由善曰作道字**吉兮王應**善本作膺字**慶於所感**向曰栗謂漢景帝栗皇后也

傷也言初寵見愛驕淫無禮後遂怨恚而死是由吉而致傷怨也王謂宣帝王皇后也初為婕妤好屬許皇后薨上以太子早失母乃選後宮無子者養之因立為皇后慶善感憂也王后初憂無子竟以無子之善而尊貴也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善曰孝景立栗姬男為太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患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為婕妤好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

孔安國尚書傳曰道所也

其倚伏濟曰叛亂也迴穴邪僻也言禍福紛亂反側如此比叟塞將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其子騎墮而折解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而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此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善曰韓詩曰謀猶迴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

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解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相保

單善**治裏而外凋兮**

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

鶻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

張修瀑博**而內逼**良曰單豹導氣於內巖居飲水與人無患而為餓虎所食故云外凋也瀑表也張毅

富而高門懸薄修表也後以內熱而死故云內逼也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瀑表也善曰莊子曰田開謂周公曰魯有單豹者嚴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

不得銑曰聿惟也惟以履中和為庶幾則顏回早夭冉伯牛被疾俱不壽終凡死不壽終而死曰不得也曹大家曰聿惟也顏

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又曰伯牛有疾也

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翰曰溺

路子路也言桀溺招子路令徒已隱謂孔子不可隨從也曹大家曰

溺桀溺也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

已隱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桀溺曰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

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安恬恬不能肥**兮卒隕身乎世**

若從避世之士哉

安恬恬不能

兮卒隕身乎世

若從避世之士哉

若從避世之士哉

禍

向曰悻悻亂兒能避也言子路仕於衛不能避衛亂終見殺而為醢也曹大家曰悻悻亂貌能避也言子路不避悻悻之亂終墮身於世

遊聖門

而靡救今雖覆醢其何補濟曰聖也言子路遊孔子之門不能以聖道救禍身猶被醢雖夫子令覆醢不食何所補益也謂孔子聞子路為衛人所醢而當食之醢皆命覆棄之不忍食也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之門庶救禍防思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善曰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賴道

良曰行行剛彊貞言子路用剛毅之德竟至凶殘依義而免為盜亂者賴聞仲尼之道也應劭曰子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善曰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固行行

其必凶兮免盜亂為

氣發于

善本

根柢

帝

今柯葉彙

而靈

善本

茂

形

銳曰言物之生氣皆發根柢也柯葉之類零落茂盛皆由本根言人吉凶衰盛亦在於先祖韋昭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今羌未得其云已

善本

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歎影曰吾有待而然也言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亦由翹翹問影未得其已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翹翹問景乃未得有已也善曰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上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兩浪景外重陰也

黎淳耀于高辛兮芊

疆大於南汜

音似向曰黎高辛氏火正也本居楚也芊楚姓也於江淮之淮也汜涯也善曰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孫故楚疆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

贏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

濟曰贏秦姓伯益之後其先伯益為虞官典鳥獸盡得其儀秦由是與姜姓伯夷之後其先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齊由是與趾禮也應劭曰贏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地人鬼

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良曰人道既

固亦同法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善東隣虐

曰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

而殲廉仁兮王合位乎三五翰曰東隣紂也殲殺也言暴虐殺仁賢之士也武王

合得天心地義人事五行之正運故曰王也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

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善曰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冷周鳩對景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鷄火月在天駟日在折木之津辰在斗柄星

在天龍星與日辰之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

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

公所馬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

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戎女列善本而喪孝兮伯

馮周分野所在後稷所經緯也

徂歸於龍虎銑曰戎女驪姬也列酷也孝子謂太子申生言驪姬為酷列之行以喪申生也伯文公也徂往

也將歸於晉問於董因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

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星虎也歸則應之曹大家曰

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

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昨于公姬

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姬泣曰賊田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

諸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

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西入卯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善曰國

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

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向曰發武王名也武王觀

兵盟津乃還終成天命也重耳晉文公名時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

遣歸卒為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耦會也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公

善東隣虐

翰曰東隣紂也殲殺也言

暴虐殺仁賢之士也武王

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

國語曰冷周鳩對景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鷄火月在天駟日在折木之津辰在斗柄星

在天龍星與日辰之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

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

公所馬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

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戎女列善本而喪孝兮伯

馮周分野所在後稷所經緯也

徂歸於龍虎銑曰戎女驪姬也列酷也孝子謂太子申生言驪姬為酷列之行以喪申生也伯文公也徂往

也將歸於晉問於董因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

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星虎也歸則應之曹大家曰

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

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昨于公姬

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姬泣曰賊田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

諸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

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西入卯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善曰國

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

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向曰發武王名也武王觀

兵盟津乃還終成天命也重耳晉文公名時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

遣歸卒為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耦會也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公

而殲廉仁兮王合位乎三五

合得天心地義人事五行之正運故曰王也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

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善曰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冷周鳩對景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鷄火月在天駟日在折木之津辰在斗柄星

在天龍星與日辰之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

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

公所馬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

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戎女列善本而喪孝兮伯

馮周分野所在後稷所經緯也

徂歸於龍虎銑曰戎女驪姬也列酷也孝子謂太子申生言驪姬為酷列之行以喪申生也伯文公也徂往

也將歸於晉問於董因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

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星虎也歸則應之曹大家曰

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

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昨于公姬

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姬泣曰賊田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

諸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

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西入卯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善曰國

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

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向曰發武王名也武王觀

兵盟津乃還終成天命也重耳晉文公名時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

遣歸卒為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耦會也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公

今匝三正而滅姬良曰震為龍龍鱗蟲之長也祭沫也姬周姓也三正夏殷周也夏之衰有二龍止於

善東隣虐

翰曰東隣紂也殲殺也言

暴虐殺仁賢之士也武王

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

國語曰冷周鳩對景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鷄火月在天駟日在折木之津辰在斗柄星

在天龍星與日辰之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

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

公所馬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

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戎女列善本而喪孝兮伯

馮周分野所在後稷所經緯也

徂歸於龍虎銑曰戎女驪姬也列酷也孝子謂太子申生言驪姬為酷列之行以喪申生也伯文公也徂往

也將歸於晉問於董因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

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星虎也歸則應之曹大家曰

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

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昨于公姬

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姬泣曰賊田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

諸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

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西入卯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善曰國

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

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向曰發武王名也武王觀

兵盟津乃還終成天命也重耳晉文公名時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

遣歸卒為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耦會也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公

而殲廉仁兮王合位乎三五

合得天心地義人事五行之正運故曰王也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

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善曰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冷周鳩對景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鷄火月在天駟日在折木之津辰在斗柄星

在天龍星與日辰之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

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

公所馬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

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戎女列善本而喪孝兮伯

馮周分野所在後稷所經緯也

徂歸於龍虎銑曰戎女驪姬也列酷也孝子謂太子申生言驪姬為酷列之行以喪申生也伯文公也徂往

也將歸於晉問於董因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

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星虎也歸則應之曹大家曰

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

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昨于公姬

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姬泣曰賊田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

諸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

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西入卯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善曰國

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

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向曰發武王名也武王觀

兵盟津乃還終成天命也重耳晉文公名時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

遣歸卒為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耦會也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公

辟而成災濟曰巽為雞雞為羽蟲故云巽羽宣帝時唯雞化為雄至平帝時歷五君而王莽篡焉曹大家曰易巽卦

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幹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

道脩長而世短兮 夔冥然而不周 銑曰夔遠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代短促當時冥冥不能周備知微應也曹大家曰夔遠貌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冥不能見微應之所

胥仍物而鬼詆兮 乃窮宙而達幽 向曰胥相仍因詆謀也往古來今日宙言相因之物使鬼神為謀乃可窮古今通幽微也應劭曰胥頹也仍因也詆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言

媯巢姜 於孺筮兮曰筮弄祀于契龜 翰曰媯陳姓巢居也姜齊姓也史有易見陳侯使卜之遇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祀年也謂公卜年七百契合於龜也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且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筮數也祀年也善

曰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

契龜 孺小筮卜也陳敬仲小時周史有易見陳侯使卜之遇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祀年也謂公卜年七百契合於龜也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且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筮數也祀年也善

曰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

曰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

曰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

曰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 魯衛名謚於銘謠 向曰周宣王時牧人夢眾唯魚矣大人占之曰豐年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而謀云曹後宋人執曹伯而殺之同收下夢而興敗殊也魯昭公時有謠曰稠父喪勞宋父以驕後昭公死於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之得石擲其銘曰靈公遂以為謚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善曰毛詩曰牧人乃夢眾唯魚矣大人占之眾唯魚矣實惟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調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稠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擲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

妣聆呱 而刻何石兮許公奪而埋之靈之為靈久矣夫

相理而鞠條 濟曰妣母聆聽刻也呱啼聲也叔向生子石伯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岱曰舉罪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

同原而分流 良曰言人骨肉四支聲音五藏相為表裏合成體此自然之道也至于術學論其得失考其貴賤頗

同一原至于聽察聲色規度骨體占視威儀考覈言行其流各異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概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源而分流也 善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自然也

神

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 翰曰言神之微可見先心定命然命亦在人隨事消息而行也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為徵兆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

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 銑曰斡轉遭遇罹憂羸過也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禍福相及也項岱曰斡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禍福相及也

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 善曰樂厭生盈書賢獲履厭厭惡害盈也秦伯問士鞅晉大夫誰先亡乎對曰樂氏乎何知之曰盈之善未能及人書之施已滅矣而厭之惡實彰相及也

後果晉滅欒氏父子雖為一體相掩然滅三之道竟不差忒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厭厭子盈書賢而覆厭厭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善曰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厭厭虐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欒厭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

洞參差 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 銑曰洞幽也言天道幽微不齊紛錯亂使眾人所惑曹

憤兮齊死生與禍福 向曰莊周賈誼也賈潰憤亂也言莊周賈誼皆潰亂不知所守故齊生死

情兮信畏犧而忌鵬 齊曰抗極爽差也言莊周賈誼極

所

禍福以為放盪之辭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賈誼也賈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

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抗爽言以矯

牲而忌鵬鳥之患或聘莊子云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牽入廟門願為孤犢不可得也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 善曰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

所

所

所

所

所

貴聖人之

善本無之字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

良曰至論謂五經六

藝所以貴之者順天性也亦斷以義不可貪生而失名也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亦當以義斷之不可貪

苟生而失名

物有欲而不居兮

善本作乎字

亦有惡而不避

銑

富貴人所欲不以道而得仁者不居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仁者不避善曰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輔德而無

索

翰曰孔甚輔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乃輕用思慮之德而無索害也曹大家曰孔甚也輔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

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善曰輔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索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異

善本作舛字

而齊聲

向曰三

箕子比干也言所趣各異俱至於仁也夷伯夷以高逝為賢惠柳下惠以降志辱身為賢去留各殊為賢齊等也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躬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

木偃息以蕃魏

兮申重繭

古以存荆

齊曰木段干木也偃息以安魏國也申申包胥也荆楚也吳伐楚申包胥

七日七夜重繭而行告急於秦王發兵擊吳大破之以存楚也善曰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吉急秦王乃發

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紵也竹遲切紀焚身善本作躬字以衛上

兮皓頤志而弗傾

良曰紀信也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紀信

乘王車詐為漢王以降羽羽怒焚之漢王

因此得過四皓謂綺里季夏黃公索留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代避亂而入商洛山養志不見傾頤願養也善曰漢書曰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軍急矣目請說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

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

已去矣羽燒殺信皓謂四皓漢書曰索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項岱曰皓四皓也願養也

侯草

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銑曰侯惟也惟此草木而猶區分人豈能一貫哉誠

能實行仁義之道必有榮名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善曰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

要歿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法也程

此歿世不朽之名乃為來世人所法式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久是程毛義曰程法也 **觀天網之紘覆兮實匪** 善本作

謀而相訓 向曰紘大匪輔謀誠也言天網大覆人之上非不信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 善曰尚書曰天威棗忱謀與忱

古字通訓 **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助信** 濟曰隣或為順 也言謨先聖之大道使人皆近我德而助信也曹大家曰謨謀也猷

道也言大常當謨先聖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虞韶美而儀鳳兮** 善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

孔忘味於千載 良曰虞舜也韶舜樂名言樂之聲美感鳳皇思之深也千載言相去遠也 善曰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素文信而**

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 翰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也至漢封孔子後紹嘉公也賓祚謂禮其後祚也異代謂漢也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

為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 善曰春秋 **精通靈而感物** 緯曰麟出周二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典也

兮神動氣而入微 良曰言人能致精誠則通於神靈而感於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 **養流睇而猿號兮** 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矣

李虎發而石開 濟曰養由基善射通神王命射猿流睇視之其猿則號李廣獵於草中見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也曹大家曰睇眇也

善曰淮南子曰楚有白後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抱樹號矣流或為白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良曰非精誠所

石且無實誰肯信也曹大家 **操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 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

於道真 銑曰矧况也言由廣執此射之末伎猶感猿號石開况能以至誠耽身於道真哉項岱曰矧况耽樂也言由基

李廣奮精誠於末技感獸而開石豈况乃能推至精耽 **登孔昊** 身於大道之中乎 善曰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

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翰曰孔子太昊以來羣聖上下經緯天道備矣羣龍羣聖

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也應劭曰吳太昊也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朝貞觀

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向曰貞正誼忘也言朝聞正

遺形骸也應劭曰貞正也誼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

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鴨鳥賦

曰釋智若胤彭而借老兮訴來折足而通情濟曰胤續

得續彭祖之年俱老聃之壽當告之來智與之通情善曰言人若

欲胤彭祖之年借老聃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已所慕也列

仙傳曰彭祖少賢大夫歷夏至商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

兮良曰言天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以立性命也曹大家曰

曰周易曰天造草昧復心弘道惟賢聖善本作兮銑曰復心弘道

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渾元

運物流不處兮翰曰渾元天地也言天地運物流轉無常也

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保身遺名民之表兮向曰言能保

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於後亦為人之師表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

也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

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濟曰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

助曰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寧舍生而取義也應

今銑曰忝辱也言生為憂傷身為物天者辱莫痛於是曹皓爾

太素曷渝色兮銑曰皓白也太素天也曷何渝變也言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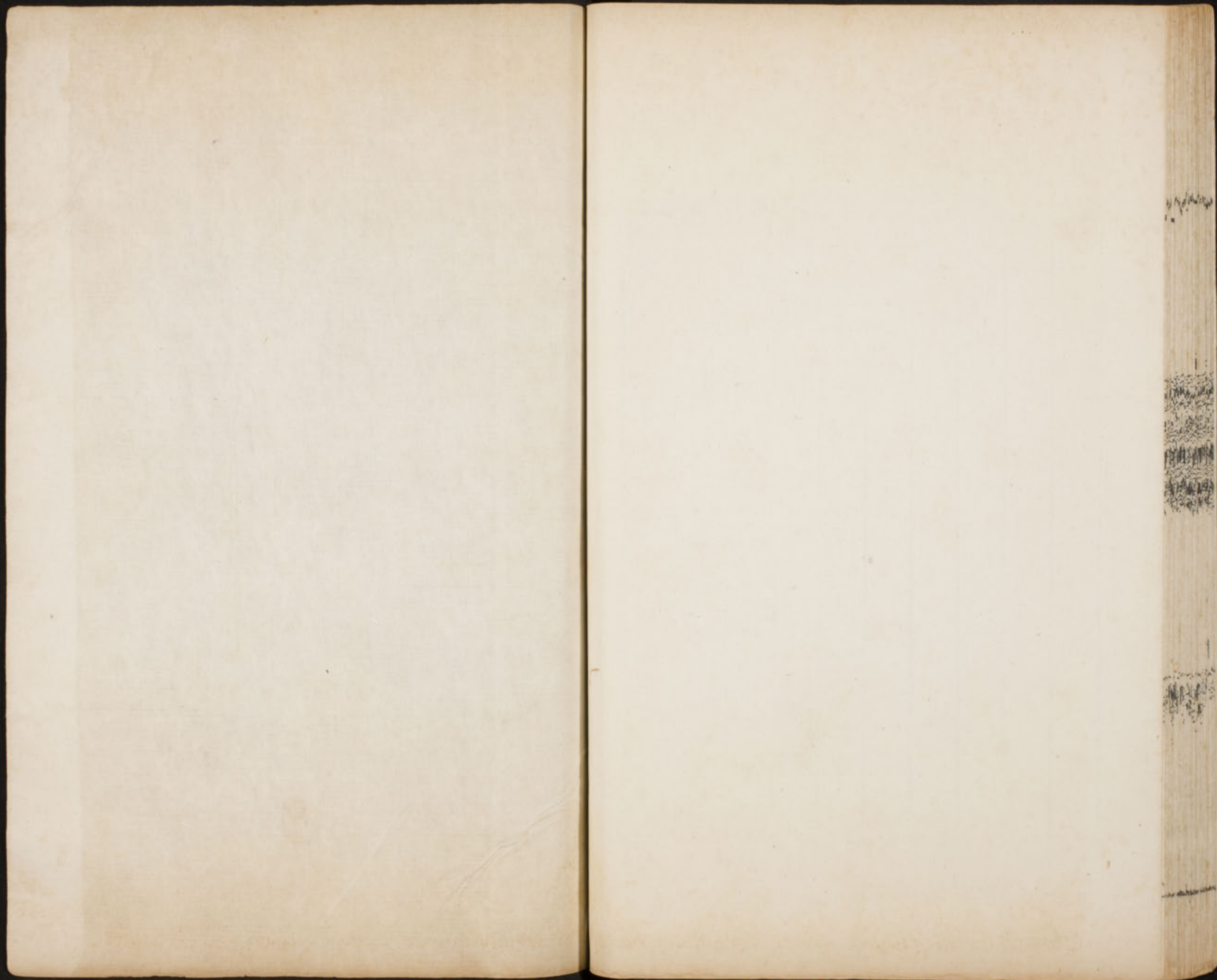
天同也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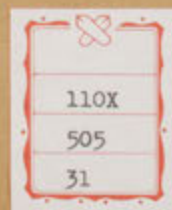
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也尚越

其幾淪神域兮翰曰尚庶幾也越於也言人能同太素不變

庶幾也越於也太素不杂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

六家文選卷第十四





110X
505
31